星期天夜光杯 纪实 / 新民晚報

乘着轮椅的翅膀,贴地 飞行。六年的旅程,张戟磨 炼了舒放自信的能力,经历 了万里春秋的冷暖,追寻着 祖国沧海桑田的足迹, 收获 着四海一家的友情。

1 挑战"渐冻症"

大是1969年生人,今年54岁。我在6岁 时得了家族性遗传病,这是一种罕见 病,称作腓骨肌萎缩症,"渐冻症"之一种。此 病症最直观的表现,就是四肢肌肉萎缩,导致 不良于行,双手握力几乎为零。也就是说,我 从6岁开始,作为一个残疾个体蹭蹬于人生 之路已然48年。

在39岁那年,我不再能行走,被迫羁身 轮椅。坐上轮椅之前,日子时有苦,但我苦中 寻乐;坐上轮椅之后,虽苦不胜苦,但幸运的 是,所乐竟完胜所苦。所乐得以丰沛,我想应 当归因于我从书斋走入广袤天地的大胆之 举,归因于深悟到"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"这一 古训后的欣悦。

从小学到大学,各种户外活动我都是被 父母和老师禁止的,因为怕我出事。职业生 涯中,各种户外集体活动我都是被婉拒的,因 为怕我出事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通过一 项关于残疾人的调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,即 残疾人遇上车祸的概率要远远低于健全人。 原因在于,残疾人比健全人更懂得保护自己。

让"出事"见鬼去吧! 我要出去走走,我 要亲眼看看在书本上了解到的东西。

2017年3月至2023年2月间,在媳妇几 十次的自驾和陪护下,我坐轮椅自费游历了 除新疆、西藏、宁夏、内蒙古四地外,全国各省 市、自治区(含港澳台)境内的诸多红色景点, 总行程82000余公里,拍摄照片46000余张。

六年的频繁旅行,一没得病,二没负伤, 连媳妇驾车也是一次违法记录都没有。这段 非比寻常的经历,是我身心的恣意放飞,也是 对某些傲慢与偏见的最好回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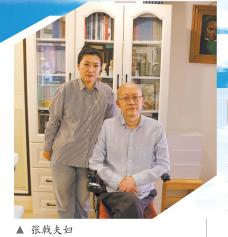
2 为"无障碍"点赞

万之疾人坐轮椅外出旅游,最担忧的莫过于 无障碍设施建设不到位。起初我也有 这样那样的担心,但通过各种各样的切身体 验,我可以很客观地说,全国旅游景点的无障 碍设施做得相当不错,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动 了脑筋,花了银子,下了功夫。特别想跟残疾 人朋友分享几点。

第一,3A 景点以上(含3A)基本配备无 障碍卫生间,景点在山上也配备。第二,旅游 性场馆通常都有轮椅坡道,可能在建筑正面 你未必看得到。第三,很多场馆正面都是台 阶,左右也不见坡道,很有可能无障碍通道在 建筑物背面,也就是后门。第四,寺庙、教堂、 道观一般都有边门,边门的门槛通常是活络 的,可以拿掉,让轮椅通行。第五,成为名胜 古迹的亭台楼阁出于保护目的,无障碍设施 一般不能安装,要有心理准备。

对于"轮椅族"而言,"无障碍"的问题现 在都不是事儿。所以,残疾人朋友要创造条 件,多进行户外旅游,这对自身康复,无论心 理上还是生理上,均有裨益。

■ 在太行山上



3 轮椅上拍照好辛苦

漫旅途,如果我不能拍照,我不会去 要那么多地方,走那么长的路。我不是 摄影师,不懂摄影技巧。但我以为,自己的 观察力、审美力和思考力是有的。旅途中 拍下的照片,它们折射着我心灵的风景,记 录着我思绪的点滴,流淌着我情感的波澜。

双手握紧相机,因肌肉无力,有时还需 用鼻子点着,下巴顶着,仅用还有点力道的 右手中指按下快门,这就是我拍照的基本

摄影技巧,或技术的运用,对呈现摄影 作品的魅力大有讲究。很遗憾,因为手不 能操作各种摆弄相机的物理性动作,我就 只能尽可能在有限的构图条件下,努力增 添些许审美意义上的亮点。

为什么是有限的构图条件?显然,坐 在轮椅上拍照,位置和高度限定了。唉! 构思太多,可惜实现不了。

坐轮椅拍照不乏危险。改变轮椅"站 位",是我提升构图的方法之一。但很多情 况下,理想的构图"站位"是在危险的水域 边,无挡栏的悬崖或高地上,或是湿滑的山 丘上。旅途中在这种地方拍照的情况不 少。每次拍的时候,脑子里总会想起罗伯 特·卡帕的那句名言:"如果你的照片不够 好,那表示你离得不够近。"种种险境,想想 后怕。不过最基本的安全措施是有的,比 如,轮椅一定确认调到了刹车挡,媳妇一定 在轮椅后拉住了把杆。

我有镜头洁癖,除了专门拍人物,不喜 欢镜头里有人出现。在旅游景点,这个要 求就比较奢侈。要拍上"空镜头",有时得 等上很长时间。而有时,刚刚等到没人,镜 头里冷不丁又有人笃悠悠跑进来,这时心 里难免腾腾搂火。又要没人,又得赶时间, 每当这种情况,媳妇就会跑上去跟其他游

客一一打招呼做"人工清 场",游客们都挺帮忙。

现在智能手机拍照功 能这么发达,我为什么还 挂着笨重的"老家伙"找累 受? 这又得说到我的疾病 造成的生理限制了,简单 说,比较重而大的器物我 或许还能操作,轻薄而体 积小的东西一般难以掌 握。手机拍照,拿手机的 手提起前伸,手明显抖晃, 而按键的手,手掌木讷,手 指虚软。算了,都五十好 几的老家伙了,还是用"老 家伙"趁手。



的

张

■ 张戟小时候



生活中,有没有一个人、 一件事曾经感动过你、温暖 过你,让你久久不能忘怀。 《星期天夜光杯·纪实》版征 集身边的好故事,非虚构,描 写生活中你遇到的人与事, 传递努力生活的正能量。欢 迎来稿或提供线索,投稿信 箱:hongse@xmwb.com.cn,请

4 "不会不会"

方水土养一方人,中国那么大, 各地民风自然是橘枳有别。齐 鲁文化、荆楚文化、燕赵文化、吴越文 化、两淮文化、巴蜀文化、台湾文化等 等,各地文化积年流变,因此也衍化成 各地自有的民风。

宝岛台湾那儿的人跟人说话,大 多客气又含几分谦卑,尤其女性,无 论少长,待客语气通常淡柔有加。台 湾人嘴边常挂"不会不会"一词,第一 次听到时,云里雾里,不知何意。后 来数次在不同语境里再听到,喔,明 白了!"不会不会"就是不用谢,不用 客气的意思。

台北于右任故居是一栋花园老 宅。进得宅第,一中年女子笑盈盈地 迎上前来。老宅地上铺满宽木地板, 上面包浆泛出若隐若现的幽光,仿佛 含蓄地提示着来客:这可是古董地板, 价值不菲。

出于保护地板的目的,进屋得换

上一次性拖鞋。我怎么办? 中年女子 思忖般看了看我,迅速别转身去里屋 拿出一块米色湿布,瞧着非常干净。

她蹲在我轮椅边用湿布擦起轮 子。"真是抱歉,以前这里没有来过坐 轮椅的客人,您稍等等,我把轮子都 擦干净。"她边擦边说。一旁媳妇紧 着说:"抹布给我,我来擦!"中年女子 头也不抬回道:"不行不行,你们是客 人呦!'

她问我们来自哪里,我们说从上 海过来,这下她抬起头,拔高嗓门,调 子有点夸张地说:"哇,上海啊!上海 我去过啊!好漂亮的地方啊! ……

四个轮子都擦干净了。抹布上, 沾满泥巴、细沙、小碎石,还有好几种 颜色的污水渍。

她引我们进去参观,讲得很仔细, 我们也听得认真。

参观完离开时,我们反复向她道 谢,她一个劲儿地说着"不会不会"。

5 高校里见证"女雷锋"

校是一个地方的人文渊薮,文脉 之光,凡到一个地级市以上的地 方,我都会去当地的高校参访。

高校里见证"女雷锋"?没错! 她,就是我媳妇张欣雨。

那回去黑龙江大学,下午四点 多,因为之前拍照花去不少时间,咱 俩就打算再逛下校园里没逛到的地 一大早出来,跑好几个地方,确 实也蛮累。

走在校园宽阔的步道上,我俩同时 发现,五十米开外,一位白发苍苍的老 太太一边在路当中来来回回地挪步,一 边还东张西望。有人从她身旁走过,同 她搭过几次话,随即便走掉了。

我俩都觉得眼前情景不太寻常。 媳妇说:"你在这儿等着别离开,我上 去看下什么情况。"没几分钟,媳妇急 急跑了回来。她告诉我:"老太太是学 校退休老师,忘记回家路了,她问了几 个路人教师公寓在哪里都说不知道, 她说要回家做饭,说只要到了教师公 寓小区就认得家在哪里。"媳妇接着 说:"我得送她回去,她在马路上出事 怎么办,要不你还在这里等着,我把她 送回家赶紧回来。"我说:"一起去,我 跟你们后面。"

媳妇打听到教师公寓的方位,接 过老太太拎着的马甲袋,挽住她走走 歇歇。为了让老太太打起点精神,我 们也有一句没一句地同她聊着。

老太太82岁,原来是黑大一名数 学教授,早年从南方一所高校嫁到这 里,老伴去世了,同儿子儿媳住一起。 下午是出来买菜的,回来不知道路怎 么走了。她说这几年记性越来越差, 儿子儿媳工作忙,她要回家烧饭做菜。

走了将近半小时,总算到了老太太 住处楼下,她不住念叨:"今天真是碰上 好心人,今天真是碰上好心人……"。

老太太住六楼,我们先让她在随 身携带的拐杖椅上歇息片刻,媳妇随 后扶着她一直送到六楼家里。我在楼 下等,突然一阵感动涌上心头-媳妇儿,真是"女雷锋"呀!

底楼的窗户里飘出油烟气,我一 阵恍惚,难辨身在何处。彼时彼刻,我 已经忘记自己身在旅途。

6 邂逅新四军老战士后代

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 念馆里陈列着一面非同寻常的 日本国旗,它是新四军成立后在首次 ---蒋家河口伏击战中缴获 对日作战-的战利品,由新四军女战士诸晓和生 前珍藏。

我去那天据纪念馆讲解员讲,诸 晓和生前说她本人并未参加蒋家河口 战役,是1938年10月,新四军成立一 周年之际,新四军军部大礼堂(即现在 的旧址纪念馆原址)曾举办过一场缴 获日寇战利品的展览,并允许战士们 在展览结束后从中各挑一件留作纪 念,于是她就选了这面旗子,并一直留

1965年诸晓和去世,这面旗由其 丈夫,新四军老战十蒋复强继续保 管。蒋复强去世前几年,郑重将这面 旗捐赠给了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。

我拍摄下这面旗,正待转身,肩上 重重给人拍了一记,掌落声起:"哈哈 哈你也过来啦!"我别转头不及反应, 一旁媳妇连忙提醒:"刚才我们在皖南 事变纪念园,我看见他也在。'

他,个子挺高,白发稀疏基本谢 顶,七十岁开外模样,但精神头很 足。我向他点头致意后,继续各看各 的。由于相隔咫尺,馆里那时也没什 么人,他跟同来的人在那面日本旗前 的说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他,居然 是捐旗者,新四军老战士蒋复强、诸 晓和的儿子!

这次是我主动跟他打招呼了。

老蒋告诉我,他们家族是当地人, 母亲的骨灰原来不在这里,现在父亲 母亲墓地都在这里安顿了,回到他们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,依他们的心愿落 叶归根了,今天特地过来看下父亲母 亲捐赠的这面旗,表达一点思念之情。

老蒋和我在纪念馆大门前合影话 别,他行动敏捷,走路快而有力,毫无 年逾古稀的样子。

乘着轮椅的翅膀,贴地飞行。六 年的旅程,我磨炼了舒放自信的能力, 经历了万里春秋的冷暖, 追寻着祖国 沧海桑田的足迹, 收获着四海一家的 友情。我同大地更亲近,我看天空更 高远,世间万物,不负我也。

征稿启事



留下姓名和联络电话。